

春天,想做一只鸟

□ 梁凌

春天,想做一只鸟,一只绿色的鸟,振振翅膀,飞过春天的湖泊和山岚。俯瞰大地,我发现,所有的一切,都在复活。沉默的石头复活了,茸茸的,生长着绿苔,像一片片饱满的叶子;干皱的树复活了,绿色的液体,在枝丫间流淌;泥土复活了,那些坚硬的土坷垃,被春雨感动得柔柔的,一肚子麻酥酥的感恩;泥里的种子复活了,红的,绿的,黄的,热闹极了,炒豆子似的,“噗噗”地爆裂……

如果我是鸟,我希望是一只翠鸟,飞到河边,或者一片湖上,当我累了,郁郁葱葱的芦苇荡,是我栖息的家。我站在一枝

苇上,把苇秆压成一个绿色的问号。我看见河两岸的人们,撑着筏子来往,一叶叶渔舟,浮在水面上,山和水,缓缓地绿了。

我还可以是只燕子,穿着玄色的衣,像把锋利的剪子,仔细地,把梅花裁成五瓣;把柳叶,裁成细细的眉;把朵朵玉兰,裁成一只只鸽子,温暖地挤在枝头,紫的,白的,粉的,粉的。孩子们在树下仰望,鸽子,却不会惊飞。异常兴奋的时刻,我会箭也似的,滑过大片大片的浓绿,像孩子们在纸上打格,于是,我画出了绿绿的田垄、明艳的河流和拱起

的山脊。我一边剪裁,一边衔来泥巴,满心欢喜地盖着我温暖的家。

如果,我既没有多彩的羽毛,也不能出色地剪裁,还可以,做一只会唱歌的鸟,比如,一只黄鹂、一只黄莺或是一只百灵、一只画眉。但,我决不做鹦鹉,我唱歌,永远是自己的原创。我躲在稠密的枝叶间快乐地歌唱。当你走到树下,也许看不见我,却能听到我的歌声,我向每一个经过我的人祝福。你不必说谢谢,只要笑着说:“呵,一只多可爱的鸟!”我就非常地满足。

可是,很遗憾,在这个美丽的春天里,

我实在是,做不成一只鸟!我没有羽毛,没有翅膀,没有清脆的歌喉,没有……

但,我想,我可以像鸟那样飞翔,我会让自己的思绪,在字里行间飞翔。我的文字里,有鲜嫩嫩的绿色,有明媚的歌声,有永不停息的向往,有永远祝福的清音。

我的文字,我的礼赞,是长着翅膀的,它会飞越万水千山,飞到你的案头。清晨,当鸟鸣把你唤醒,请读我,我是一缕清新的风;春夜,当你疲累了,请点上一盏灯读我,我是小窗外绿绿的细雨。

我轻轻地说:朋友,祝你平安,祝你健康,在这个春天里,像一只快乐的鸟!

惊蛰

□ 钱续坤

不知是错觉还是爱屋及乌,我总觉得春天的真正到来,缘于惊蛰的那一声醒雷。

那雷声不能来得太早,也不能太迟,仿佛一辆准时的列车,轰隆隆地自南方呼啸而来,而下车的,就是淅淅沥沥的春雨。

那雨似乎就是客居他乡的游子,经过漫长的等待,一旦回到久别而热恋的故土,一个个闪烁着亮晶晶的眸子,喜不自禁地连蹦带跳,纷涌着奔出云的车厢,各自寻找幸福的归宿。于是,家家户户的窗棂上,都噼噼啪啪地响起了欢快又热情的叩击声;于是,沉睡了整整一个隆冬的乡村,在今夜,彻底地失眠了。

我也是在睡梦中,被那轰然而至的春雷唤醒的。那雷,明快嘹亮,亢奋高昂;那雷,最懂得农人的心境和时令的金贵,每次都是来匆匆,去匆匆,只奔放地响过三五声便戛然而止。它所带来的春雨也是短暂的,落到半宿便突然排住,全没有夏雨的喜怒无常、秋雨的缠绵悱恻。

和着那雷声的,还有我的懒腰和哈欠。臃肿的冬衣不再穿了,棉鞋也收进了柜子里,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,心里蓦地产生了强烈的冲动:到野外踏青去!

田野里除了返青的麦苗,绿色还没有成为

大地的主宰。不过煦暖的阳光,让人油然升起许多新鲜的感受。首先是那扑面而来的空气,比昨天的要清新、温馨许多;还有氤氲而升的地气,如烟似雾,袅袅婷婷的,似乎想给刚刚醒来的村庄,轻轻地擦把脸,或者淡淡地化个妆。

推开柴门远眺,先前光秃秃的树枝,竟在一夜之间,披上了一层茸茸的新绿。沟壑和道路两旁,小草争相破土而出,连片的青色像报纸的头条一样醒目。当然,点睛之作就是枝头鸟雀的啁啾、村旁公鸡的雄啼、身边黄犬的狂吠……

尤其是那田里的油菜,早已把所有的花蕾,呼啦啦地绽开了,她们摆动着婀娜的身姿,举着杏黄的小旗,站在山坡上、河岸边,不时地询问路过的微风:“你们看见春天了吗?春天在哪里?”其实她们还不知道,她们就在那可爱的春天里!

有人说,惊蛰不仅仅是打雷。的确如此,雷声响了,蠢蠢欲动的还有蛰伏了一个寒冬的虫子。在泥土里穿梭的蚯蚓,在池塘边鸣叫的青蛙,在树林中觅食的松鼠,全都精神抖擞,使春天这张报纸的版面顿时鲜活起来。无怪乎作家苇岸这样感叹:“到了惊蛰,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

城市的花朵

□ 花中接月

城市对春的反应总是有点儿慢,除了公园,你很难感受到春的气息、瞥见春的身影。有时,我会充满感情地朗诵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《新绿》:“新抽的叶子泛着翠绿/多么葱绿可喜/空气中弥漫着一片澄碧/半透明的/好似烟雾……”我非常努力地把这些优美的诗句在脑海中加工成一个花红柳绿、莺飞草长的春天,让我真切地呼吸着春的气息,触摸着春的肌肤,梳理着春的情思。

我知道,城市的风筝早已守候在春的门口。当春风轻轻地敲门敲响,风筝就蜂拥着破门而出,争先恐后地站在三月的风口,把心底的梦想擦亮。三月是多么美丽而又动人的季节啊!那生养我的小山村大概已是野花遍地、芦芽青青了吧,孩子们在田野间欢快地跑动着、嬉笑着,水鸟正起劲地与春风调情,满河春水绽放了笑脸。而城市里满眼灰蒙蒙的,飞翔在天空的,除了鸽群和几只灰色的麻雀,几乎就是风筝了。

在城市的春天里,我总是让目光

尽情地追逐风筝,让生命的梦想随着风筝起舞,努力将心情点亮。生命中不能没有欢乐,日子里不能没有希望。三月的春光稍纵即逝,得好好地把握。而风筝总爱钻进我的梦中飞翔,把我的春梦打扮得多彩而芬芳。

城市广场上,大人、孩子欢笑着,奔跑着,急不可待地把风筝交到春风的手中。春风接过风筝,就伸长了手臂,缓缓地托起它,把生命的阳光喧哗在广场上空,像一位年轻的父亲高举着初生的婴儿,眉宇间洋溢着喜悦,胸腔中回荡着欢笑。三月的阳光俯下身来热烈地亲吻着它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,把城市的天空打扮得热闹又精神。

在春风的引诱下,我随女儿跑到广场放飞那只鸟形风筝。只见它轻轻地从我们手中挣脱,冉冉升起,凌空而舞。女儿随着风筝奔跑着,我们仿佛一下子抓住了春的翅膀,随着春光一起荡漾、摇曳、灿烂。抬头仰望,那飞翔在城市上空的风筝正是从我们心底飞出的花朵,让城市的心情竞相绽放。

大漠春色

□ 程远河

意,于静朴中更见雄浑。春色的推进虽然迟了点儿,但力量强劲,意气风发。这大陆腹地的广袤山川如果全部醒来,满目的绿茵和青葱将唤起人们怎样的亢奋和激情?

成千上万的马和羊,从山顶到山脚一下子撒开,贪婪地啃着青草,迫不及待地接受春天的爱抚。打眼一望就是数十里,这样的场面只有在毫无遮挡的边地才能出现。我们停下,欣赏这从未见过的壮阔景象。古代的两军对阵也不过声势如此吧?这些马和羊全都奔腾起来,岂不要掀起狂风巨澜,撼得地动山摇?

不远处是一条河。开始融化的天山雪水还没有磅礴的气势,这条靠它补给的河流虽平缓沉稳,却也汨汨有声。它要穿村过寨,注入哪条大河呢?窄窄的河岸有不

多的野花,隐约中形成一条花带,沿着宽展的草地向远处延伸。这在别处绝对不起眼的小花,让人感到别样亲切,忍不住与它们久久对视。

有两只小羊大概吃饱了,开始了嬉戏,不知怎地,玩着玩着来了劲,互不服气地展开了决斗。旁边的牧童边笑边用脆脆的鞭声为它们加油。它们的同伴却视若无睹,心里也许在嘲笑这两个小傻瓜不抓紧时间享受面前这青嫩的美餐吧!

马儿缓缓走到河边,埋头畅饮,喝饱了抬起头,若有所思地凝望远山,或一眼不眨地看着高天流云……

再走,见到了村落,见到了青杨。牧民由独户到成片而密集,树木由稀疏到数株而成林。“毛毛虫”已经落地,杨树

的枝头嫩芽清晰可见。不久,这崭露新姿的叶子将在风中热烈鼓掌,欢迎迟来的春光光临西疆,给路人平添前行的勇气。

继续前行,顺着紧临村落的公路,经过一户户人家的庭外,忽见一家院子里,一树桃花在春风中含笑初绽,引得满车人同时欢呼。这是我在新疆第一次见到桃花。这边的桃花,没有媚气,不见风情,只在角落里兀自开着。院子外便是无限的大地,连天开阔。谁忆南庄崔护,没有东坡新词,这远比内地百花更耀眼的桃花,在苦寒之地开出朵朵传奇……

这大漠深处的春色,激起我心头阵阵热浪,使我对前面的关山更加神往。我想象着沿塔里木河向西向南,路边的村镇如散落的星辰,将浩瀚的南疆山水装点得美丽如锦,诱引我一往无前地继续我的天涯之旅……

春雷滚过屋后的山坡,雁阵横越门前的长空,春天来了。

这样的季节,最易引发无限的憧憬,让执著的行者放开长旅的脚步。

未知的远方在召唤。披一身春阳,行者轻装上路。

入燕赵经三晋过河套,把甘西四州也抛到身后,进入新疆时,已是内地春深夏浅的四月末梢了。

仍然没有绿色,山静水默。从吐鲁番向南走,无边的沙地尽显苍凉,连绵的石山全都光秃秃的。我的心揪紧了。但过了巴伦台,风貌已有些异样。地上渐觉濡软,山也有了湿意,让我想起车过乌鞘岭时那绵延四合的苍茫大山。越向南,心中越感奔放。过和静过焉耆过博湖,终于感受到春色。

彼时,边地的小草正在返青,黛色的群山渐显绿